

阴山脚下鬼谷村三家村财主之子活死人少小无依，
得遇仙人指点，从鬼谷先生学艺。后因平息黑漆大
头鬼等的反叛有功，被阎罗王封为蓬头大将，并奉
旨与臭花娘成亲，安居乐业……

〔清〕张南庄 著

刘半农 校点 田松青 注

何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清〕张南庄 著

刘半农 校点 田松青 注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典/ (清) 张南庄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0. 10

ISBN 978-7-5321-4006-0

I. ①何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2532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何 典

(清) 张南庄 著

田松青 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120,000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,000 册

ISBN 978-7-5321-4006-0/I · 3091 定价: 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☎: 021-54742977

《何典》题记

鲁 迅

《何典》的出世，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，有光绪五年的《申报馆书目续集》可证。我知道那名目，却只在前两三年，向来也曾访求，但到底得不到。现在半农加以校点，先示我印成的样本，这实在使我很喜欢。只是必须写一点序，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，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。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，虽然老朋友的事，也还是不会捧场，写出洋洋大文，俾于书，于店，于人，有什么涓埃之助。

我看了样本，以为校勘有时稍迂，空格令人气闷，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。至于书呢？那是：谈鬼物正像人间，用新典一如古典。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，甚而至于翻筋斗，吓得“子曰店”的老板昏厥过去；但到站直之后，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。不过这一个筋斗，在那时，敢于翻的人的魄力，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。

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，随手拈掇，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，又即从成语中，另外抽出思绪：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，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。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的鬼打墙中，展示了活的人间相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，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



墙。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，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，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。

够了。并非博士般角色，何敢开头？难违旧友的面情，又该动手。应酬不免，圆滑有方；只作短文，庶无大过云尔。

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鲁迅谨撰。

为半农题记《何典》后，作

鲁 迅

还是两三年前，偶然在光绪五年印的《申报馆书目续集》上看见《何典》题要，这样说：

《何典》十回。是书为过路人编定，缠夹二先生评，而太平客人为之序。书中引用诸人，有曰活鬼者，有曰穷鬼者，有曰活死人者，有曰臭花娘者，有曰畔房小姐者：阅之已堪喷饭。况阅其所记，无一非三家村俗语；无中生有，忙里偷闲。其言，则鬼话也；其人，则鬼名也；其事，则开鬼心，扮鬼脸，钓鬼火，做鬼戏，搭鬼棚也。语曰：“出于何典？”而今而后，有人以俗语为文者，曰“出于《何典》”而已矣。

疑其颇别致，于是留心访求，但不得；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，因托他搜寻，仍不得。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，且将校点付印；听了甚喜。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，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，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。然而我还很踌躇，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。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，这才

做得好。譬如，标点只能让汪原放，做序只能推胡适之，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；刘半农，李小峰，我，皆非其选也。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。为什么呢？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。

还未开手，而躬逢战争，在炮声和流言当中，很不宁帖，没有执笔的心思。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，说《何典》广告怎样不高尚，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。这颇使我凄然，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，而且也以为“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”。从此一见《何典》，便感到苦痛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是的，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。无论高的或矮的，白的或黑的，或灰的。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，而我谓之困苦。我所谓困苦之一端，便是失了身份。我曾经做过《论“他妈的！”》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，还讲身份么？但是也还有些讲身份。我虽然“深恶而痛绝之”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，却究竟不是“学匪”世家；见了所谓“正人君子”固然决定摇头，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。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，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，或者甚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？就是做一个满嘴“他妈的”的广告也何足为奇？然而呀，这里用得着然而了，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，又做过几年官，和所谓“孤桐先生”同部，官——上等人——气骤不易退，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。又要然而了，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，兼差倒可以。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，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

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，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，不过“大报”上决不会登出来，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。

半农到德、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，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，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，但总而言之，书籍具在，势必有人懂得。所以他的正业，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。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；他兼差又没有。那么，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，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。既要印卖，自然想多销，既想多销，自然要做广告，既做广告，自然要说好。难道有自己印了书，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，请列位不必看的么？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，那是西滢（即陈源）做的。——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：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，只要一看我的《华盖集》就明白。主顾诸公，看呀！快看呀！每本大洋六角，北新书局发行。
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物了。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“著《中国权力史》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
《何典》快要出版了，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。夜雨潇潇地下着，提起笔，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，还夹杂些和《何典》不相干的思想。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，只得写出来，而且还要印上去。我并非将半农比附“乱党”，——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，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，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，是明明白白的，——不过说，在此时，使我回忆从前，念及几个朋友，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。

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，虽然不像东西，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。我还将此时的心情写下，并且发表出去，也作为《何典》的广告。

五月二十五日之夜，碰着东壁下，书。

重印《何典》序

刘 复

吴老丈屡次三番的说，他做文章，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。这小书名叫《岂有此理》；它开场两句，便是：“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些理！”

疑古玄同耳朵里听着了这话，就连忙买部《岂有此理》来看，不对，开场并没有那两句；再买部《更岂有此理》来看，更不对，更没有那两句。这疑古老爹不但是个“街槿头”（是他令兄“红履公”送他的雅号），而且是一到书摊子旁边，就要摊下铺盖来安身立命，生男育女，生子抱孙的。以他这种资格，当然有发现吴老丈所说的那部书的可能，无如一年又一年，直过了五六七八年，还仍是半夜里点了牛皮灯笼瞎摸，半点头脑摸不着。于是疑古老爹乃废然浩叹曰：“此吴老丈造谣言也！”

夫吴老丈岂造谣言也哉？不过是记错了个书名，而其书又不甚习见耳。

我得此书，乃在今年逛厂甸时。买的时候，只当它是一部随便的小书，并没有细看内容。拿到家中，我兄弟就接了过去，随便翻开一回看看，看不三分钟，就格格格格的笑个不止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：“这书做得好极，一味七支八搭，使用尖刁促搭的挖空心思，颇有吴老丈风味。”我说：“真的么？”抢过来一看，而开场词中“放

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”两句赫然在目！

于是我等乃欢天喜地而言曰：“吴老丈的老师被我们抓到了。”

于是我乃悉心静气，将此书一气读完。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，真是一丝不差，驴头恰对马嘴。

一层是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，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，也全不避忌；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，反觉得别有风趣。在吴文中，也恰恰是如此。

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，乃是今日以前无论什么小说书都比不上的。在吴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，或将别种事物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，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，兴会淋漓。

三层是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采绝不相同的词句，紧紧接在一起，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。（例如第四回中，六事鬼劝雌鬼嫁刘打鬼，上句说“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”，是句极土的句子，下句接“也觉风光摇曳，与众不同”，乃是句极飘逸的句子。）这种作品，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来的。吴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昧；看他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轻轻的一搭凑，便又捣了一个大鬼。

四层是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，全部看得米小米小；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，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。这样的态度，是吴老丈直到“此刻现在”还奉行不背的。

综观全书，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，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。这种作品，可以比做图画中的

Caricature；它尽管是把某一个人的眼耳鼻舌、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部变换了，将人形变做了鬼形，看的人仍可以一望而知：这是谁，这是某，断断不会弄错。

我们既知道Caricature 在图画中所占的地位，也就不难知道这部书及吴老丈的文章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。

但此书虽然是吴老丈的老师，吴老丈却是个“青出于蓝”，“强爷娘，胜祖宗”的大门生；因为说到学问见识，此书作者张南庄先生是万万比不上吴老丈的。但这是时代关系，我们那里能将我们的祖老太太从棺材里挖出来，请她穿上高低皮鞋去跳舞，被人一声声的唤作“密司”呢！

我今将此书标点重印，并将书中所用俚语标出（用○号），又略加校注（用⊙号），以便读者。事毕，将我意略略写出^[1]。如其写得不对，读者不妨痛骂：“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

一九二六，三，二，北京

[1] 本次重排出版，刘复所加的○号和⊙号均未予收入，其注文则大多作为注释收入，并标明“原注”。——注者。

序

林守庄

《何典》快要再版，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，我是很高兴的；虽是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，而这几天又病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

我说考订方言之难，就难在这一个“方”字：大方里有小方，小方里又有小方，甚至河东的方言和河西的不同，这家的方言和那家的不同。譬如乡镇上的某家攀了城里的亲眷，于是城里的语音语调，会传染到某家来，而某家的语言，在乡镇上另成了一支。

曾国藩说：“风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。”这方言的形成，也大半仗一般少数的“方言作家”：他们有的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，有的是吃吃白相相的写意朋友，有的是茶坊酒馆里的老主顾，有的是烟榻上的老老小小的烟鬼，以及戏台上的丑角，书场里的说书先生，……他们都会拆空心思，创造出无数的长言俗语：有譬喻，有谜语，有警句，有趣语，有歌谣，有歇后，（《何典》里没有这一类的语句，别的书上也少见，这种语法，在苏沪一带很占一个方言上的位置。如“括勒松□”歇为“脆”，谐音则为“臭”，臭读如脆；“乒灵乒□”歇为“冷”，也是谐音；“结格罗□”歇为

“多”……等，这种歇后很是有趣，很是盛行。）……形形色色，花样很多，其中精到的，再得了相当的机会，就会传之久远。

有许多方言都有很有趣的来历：譬如“吃马屁者”叫做“喜戴高帽子”，它的来历是：“尝有门生二人，初放外任，同谒老师，老师谓：‘今世直道不行，逢人送顶高帽子，斯可矣。’其一人曰：‘老师之言不谬，今之世，不喜高帽如老师者有几人哉！’老师大喜。既出，顾同谒者曰：‘高帽已送去一顶矣！’”又如“羞耻”叫做“鸭尿（读如死）臭（读如脆）”，它的来历是：“鸭性好洁，偶一遗尿，必赴水塘浴之，恐污其羽，又恐被人知也。故鸭一名羞耻。见诸宋汪龙锡《目存录》、明丘岳《遗闻小识》、王恪遁《笔谈》诸书。”——胡德《沪谚》。照这样看来，“三婶婶嫁人心弗定”一定也有一段典故，可惜已无从考据了。

方言的转辗流传大都是靠口耳的，所以极容易转变，这种转变的例真是举不胜举。张南庄时代的“肉面对肉面”现在会变成“亲人对肉面”；“飞奔狼烟”现在已失传，只存类似的“飞奔虎跳”；而上海的“二婶婶”已晋级，江阴的却老不长进。

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，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。在《何典》上有“蓦”、“投”、“戴”、“账”、“壳账”、“推扳”（按推扳应作“差”解。沪语中有“瞎子吃曲，推扳一线”句；说这人本事不差，可说做这人本事不推扳。）……等字。这类字

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、考证的功夫，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。所以当世尽有段玉裁、王念孙其人，若是他们要驾言出游，却没有得到土著的向导，那末他们难免迷失道路，或是白走了一遭，徒劳跋涉。

至于考订古方言那更是难之又难了！那些训诂家、考据家，终身埋首在古书堆中，把心血洒成了自信并能取信于人的见解理论。一面自己在沾沾自喜，恐怕古人还在一面嗤笑他呢！但是，我要郑重声明一句：这段话我并不挖苦考古家，反对考古。

末了，我看考订方言固然是一件难事，但是各方的人如能专管本方的事，先做一个深入的研究，倒是容易成功的。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，大家“一方燕子衔一方泥”，把自己的“大方”或“小方”里的“言”着手搜集、分析、综合，考证、注释起来，做成《□□方言考》、《□□谚》……一类的书；或是就学半农先生的办法，多著些《瓦釜集》出来，给贵方言出出风头，教外方人尝尝异味。——就让这再版的《何典》鼓励大家做这个工作罢。

一九二六，一〇，二七
林守庄序于畏烟楼病榻上

序

昔坡公尝强人说鬼；辞曰无有，则曰“姑妄言之”。《汉·艺文志》云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。”由是言之，何必引经据典而自诩为鬼之董狐哉？吾闻诸：天有鬼星；地有鬼国；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；卢充有鬼妻，生鬼子；《吕览》载黎邱奇鬼；《汉书》记螭亭冤鬼；而尺郭之朝吞恶鬼三千，夜吞八百，以鬼为饭，则较钟进士之啖鬼尤甚。然或者造无为有，典而不典。若乃“三年伐鬼”，则见于《书》；“一车载鬼”，则详于《易》；“新鬼大，故鬼小”，则著于《春秋》。岂知如韩昌黎之送穷鬼，罗友之路见揶揄鬼，借题发挥，一味捣鬼而已哉？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语，记其道听途说，名之曰《何典》；其言则鬼话也，其人则鬼名也，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、扮鬼脸、怀鬼胎、钓鬼火、抢鬼饭、钉鬼门、做鬼戏、搭鬼棚、上鬼党、登鬼筴，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。此不典而典者也。吾只恐读是编者疑心生鬼，或入街鬼窠路云。

太平客人题。

序

无中生有，萃来海外奇谈；忙里偷闲，架就室中楼阁。全凭插科打诨，用不着子曰诗云；诨能嚼字咬文，又何须之乎者也。不过逢场作戏，随口喷蛆；何妨见景生情，凭空捣鬼。一路顺手牵羊，恰似拾蒲鞋配对；到处搜须捉虱，赛过梳迷露做饼。总属有口无心，安用设身处地；尽是小头关目，何嫌脱嘴落须。新翻腾使出花斧头，老话头箍成旧马桶。阴空撮撮，一相情愿；口轻唐唐，半句不通。引得人笑断肚肠根，欢天喜地；且由我落开黄牙床，指东说西。天壳海盖，讲来七缠八丫叉；神出鬼没，闹得六缸水弗浑。岂是造言生事，偶然口说无凭；任从掇册查考，方信出于《何典》。

新年新岁，过路人题于鼇头轩。